



2015

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方卫平 主编



现代年选 在场者的选择

高洪波 《图书馆之夜》

梅子涵 《假装校长》

麦子 《稀奇古怪人的故事》

顾抒 《布若坐着公交车走了》

邓西 《曹麦有个城里的哥哥》

韩辉光 《我知道爷爷的故事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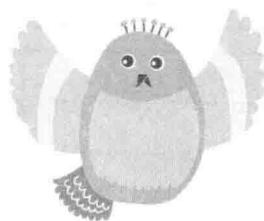
咪咕阅读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2015

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方卫平 主编
钱淑英 徐静静 副主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5中国年度儿童文学 / 方卫平主编. —北京：
现代出版社，2016.1

ISBN 978-7-5143-4300-7

I. ①2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6748号

2015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主 编 方卫平

副 主 编 钱淑英 徐静静

策 划 编辑 庞俭克

责 任 编辑 曾雪梅

出 版 发 行 现代出版社

通 讯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 政 编 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8.25
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300-7

定 价 39.00元

目 录

童 话

飘飘星球.....	陈梦敏 (3)
木鱼游啊游.....	周 静 (7)
让我听听你的心.....	王君心 (15)
满堂和气.....	龚房芳 (24)
假 如.....	吕丽娜 (31)
获奖羊毛.....	张留留 (33)
屋顶上的海.....	左 眇 (41)
稀奇古怪人的故事.....	麦 子 (45)
薰衣草的花田.....	庄海燕 (51)
时间花园里的一分钟.....	童 子 (61)

小 说

拔河大妈.....	张之路 (67)
冰窟窿.....	马士钧 (76)
摆摊记.....	张寄寒 (84)
跌碎的太阳.....	刘 东 (92)

遗失的鱼鳞	小河丁丁	(103)
困 兽	西雨客	(113)
眼睛是星星的国	微小曦	(120)
凤凰台	史 雷	(128)
布若坐上公交车走了	顾 扃	(137)
玛雅人的预言	孟 飞	(148)
我遭遇了书中人	常新港	(156)
我知道爷爷的故事	韩辉光	(163)
爷爷站在河岸上	黄春华	(170)
假装校长	梅子涵	(176)
传 说	彭学军	(183)
曹麦有个城里的哥哥	邓 西	(196)
李生剑	范锡林	(206)

儿童诗

有时不想回家	薛卫民	(215)
天空写的诗	王立春	(217)
睡在鲸鱼身体里	乔小娟	(219)
把月牙儿喂大	王小相	(221)
鸟 鸣	王 霞	(222)
芝麻，芝麻，我来考你	慈 琪	(224)
晚安的吻在路上	任 军	(226)
悄 悄	茶 茶	(228)
我看到	徐秋凝	(230)
一个人在森林里	李姗姗	(232)
橘 子	李姗姗	(233)
爸爸是什么	汪一一	(234)
图书馆之夜	高洪波	(235)

爸爸这样描述我	刘士忠 (237)
我想做一只春天的蜗牛	张金明 (240)
花毯子	闫耀明 (242)
一只小小的蝌蚪	王宜振 (243)
长出了一个校园	罗海玲 (245)
夏天的正午	王立宪 (247)
冬天的简笔画	李德民 (250)

散 文

听 雪	高 源 (255)
打酱油	周玉洁 (261)
那个雪夜让人温暖	詹文格 (263)
有风吹拂	惠海燕 (266)
童年的歌词本	赵 霞 (268)
祖母的季节	潘云贵 (271)
大自然的语言	吉布鹰升 (彝族) (274)
星星也偷笑——撒哈拉沙漠露营记	桂文亚 (277)
自行车飞呀飞	连 城 (281)
编后记	(286)

童 话

飘飘星球

陈梦敏

其实，在天空中飘来飘去的，不是只有云朵，还有飘飘星球。

飘飘星球上，只有阿空先生一个人。

阿空先生呢，只有一根长长的钓竿。

阿空先生唯一热爱的事情，就是每天夜晚将长长的钓竿甩出去，然后，静静地，静静地，等着“鱼儿”上钩。

阿空先生钓过一双球星签了名的球鞋——很值钱，也很臭。

阿空先生钓过一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——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。

阿空先生也钓过一袋闪闪发光的钻石——用牙咬一咬，应该是真货。这一点，从阿空先生立马缺了一半儿的门牙就可以看出来。

但是，除了钓竿，阿空先生什么都不需要。

所以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会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放回地面。

至于它们会不会回到原位，这就不是阿空先生考虑的事情了。隔着厚厚的云层，谁又能说得清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

任何东西，只要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还没离开飘飘星球，就会把飘飘星球给压下去一点儿。

如果落在地面上，那飘飘星球还能叫飘飘星球吗？

就算是为了飘飘星球的名头，阿空先生也会放弃所有的东西。是的，毫不犹豫！

可是这一天，阿空先生的钓竿钓上来的竟然是一个男孩子！这可是阿空先生这么多年来，第一次钓到一条“活鱼”！

“我叫小满。”男孩子话不多，他说自己是一个孤儿，待在哪儿都一样。

既然是这样，明天就干脆脆地告别好了，不必内疚。阿空先生的飘飘星球，还从来没有下降过。

“那么，欢迎你来到飘飘星球做一夜游！”

阿空先生松了一口气，笑容满面地伸出了手。

阿空先生会一点儿魔法，他会变出自己所需要的食物，今天有小满在，所以把晚餐变成了两人份。

黏稠的白米粥，撒着绿葱花的粉蒸肉，再加上一碟油亮亮的花生米、一碟乌油油的海带丝。

阿空先生不喜欢浪费食物，但显然，小满绝不会浪费一丁点儿粮食，喝完粥之后，他还把碗舔得干干净净，害得阿空先生又变了好几次，才终于听到小满的嘴里钻出一个响亮的饱嗝儿。

然后，小满就依偎在阿空先生的身边，在云彩被子下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。

起初，阿空先生有点儿不习惯，小满毛刺刺的脑袋依偎在他胸口，害得他都不敢闭眼睛。

东边的天空，一丝曙光穿透了夜幕。

清晨就要来了！

阿空先生总会准时醒来。

现在，小满应该回地面了啊！可小满狼吞虎咽吃东西的样子，老在阿空先生眼前晃呢。回去之后，小满又该饿肚子了吧？阿空先生已经伸手摸到了钓竿，又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胸口还暖暖的，有着小满的温度。

阿空先生怎么也没办法将钓钩挂到小满的身上。

算了，不过就是让飘飘星球往下降落一点点，没什么大不了。阿空先生突然就决定，不把小满放回地面。如果他自己提出要回去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阿空先生跟小满一起，每天夜晚，都会将长长的钓竿甩出去，钓东西玩。

再好的东西，在阿空先生的眼里，也是一钱不值的。

所以，他还是会跟往常一样，不到清晨，就把他的战利品放回去。

他们钓过一根萝卜、一块香皂、一把刷子、一件背心、一顶牛仔帽、一副眼镜、一个茶杯、一张明信片……

小满的话依旧不多。

战利品跟随着黑夜一起消失的事儿，阿空先生不说，小满也不问。

不过，这一天，清晨即将到来，阿空先生开始清点晚上的战利品：一盏台灯、一条浴巾，还有一只小布熊。

阿空先生把台灯和浴巾放了回去，可是，他却怎么也没办法把钓钩挂在小布熊身上。小满抱着小布熊，还在睡梦中，他嘴角泛起微笑的样子真可爱呀。

算了，不过就是让飘飘星球往下降落一点点，没什么大不了。

阿空先生突然就决定，不把小布熊放回地面。如果小满要放回去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

接下来的一天，阿空先生突然钓上来一根竹笛。

那天晚上，小满一直把它横在嘴边，吹个不停，他吹得好听极了。

自然，阿空先生没舍得把竹笛放回地面。如果小满要放回去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

再后来，留在飘飘星球上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

一个只开了一朵蒲公英的破花盆。

一本恰好掉了结尾的图画书。

一条让阿空先生显得特别帅的猫咪围巾（小满是这么看的）。

小满的话也越来越多。

他跟阿空先生聊他喜欢的故事，他游过的小湖，他捡过的瓷片，他做过的竹筒枪，他送给一个女孩子的音乐盒……

但他俩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，飘飘星球正在慢慢地降落，一天比一天更低一些。

是什么时候呢？

小满突然就发现，他们的星球，停留在一棵大树上。

“阿空先生！”小满惊叫起来，“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我们的星球好像被树枝挂住了，没法飘起来了！”

阿空先生似乎早就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了，他慢吞吞地把飘飘星球的秘密告诉了小满：“飘飘星球上的东西太多了……”

“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把这些东西通通扔掉吧！”小满的心，被歉意涨得满满的。

“没有用的，星球降落了就不会再飘起来。”阿空先生说，“不过，孩子，不

必难过。按照你们地球人的说法，也许可以把我们的星球称为——家。”

现在，飘飘星球当然不能叫飘飘星球了，它成了阿空先生和小满的“家”。

好吧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喽。

“如果想来场‘离家出走’的空中旅行，阿空先生，请您一定要告诉我。”
小满眨了眨眼睛，从兜里摸出一袋花花绿绿的气球来。

选自《儿童文学》(时尚)2015年第1期

木鱼游啊游

周 静

1

我要讲的是我叔公的故事。

叔公是个农夫，种了几亩水稻。他那时候年轻着呢，生活在洞庭湖畔，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捕鱼。

一个爱捕鱼的农夫，这其实没什么可说的，因为洞庭湖畔的农夫嘛，就住在水边，还有不爱捕鱼的吗？

这儿的村庄里，每逢农闲时候的大晴天，各家各户的渔网啊、鱼篓啊什么的，都晒出来了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到了哪个渔村呢。

不过，即使是在爱捕鱼出了名的洞庭湖畔，叔公依然以爱捕鱼出了名。

别人捕鱼吧，撒上几网没什么收获，就换个地方再撒上几网，捞上点什么就回家了。

叔公呢，只要带上渔网出门，他可不会随便捞上点什么就回家去。一般来说，从早上出门，到深夜能回家就算不错了。

如果哪天运气特别好，还不到中午，他带着的鱼篓就被装满了，这总该回家了吧？

不！他会把鱼篓里的鱼都倒出来，然后重新开始撒网。

这天运气真不好。

叔公忙活了一天，除了三个螺蛳和两个蚌壳，他什么都没捞到。

太阳已经落到西边去了，天渐渐黑下来。

夜晚并不适合捕鱼。湖畔到处都是树林，树林嘛，总少不了枯枝啊、落叶啊什么的。这树枝吧，别看挺老实的，其实特别爱钩渔网。你要是不耐烦，用力一拉，刺啦——坏了，回家补网吧。

叔公在附近转了一圈，还是什么都没捞到。天色很暗，月亮没出来，星星也没出来。他在一棵大树蔸上坐着休息了一会儿，打算回家去。

——他出来了一天，已经离家很远了。

突然，他看到林子深处似乎有火光闪过。

红毛妖怪！

想到这个词，叔公顿时吓出了一声冷汗。据说，红毛妖怪嫌养牛太麻烦，喜欢抓人去给他犁田。你想，挂在牛身上的、沉甸甸的牛轭往你脖子上一套，头都抬不起来，更别说还要拉着犁犁田了。这么犁上两天田，回家睡上一个月都缓不过来。

噼啪——火堆那边爆出了一朵大火花。

叔公放心了。

能爆出火花的火堆都是真火堆。说不定那里也是几个没捕到鱼的农夫呢。

你看吧，叔公干什么想到的都是捕鱼。

他站起来，打算拍拍身上的灰，走过去借借火，暖和暖和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喝上两口小酒呢。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。

“煮点鱼汤吧。”听上去似乎是个老太婆的声音。

叔公顿住了。

捕鱼几乎是男人们的事情，很少会有老太婆来捕鱼的。

“好啊。”另一个奇怪的声音说。

叔公想走，可是他很好奇，在这样的深夜，哪里来的鱼煮鱼汤呢？

他悄悄走过去，透过树枝的缝隙，看到火堆旁围坐着三个老太婆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那三个老太婆的鼻子一个比一个长，第一个的鼻子长三寸，第二个的鼻子长六寸，第三个的鼻子长一尺，怪不得说话的声音那么奇怪。

叔公有点害怕，想走，但似乎有一股什么力量拉住了他，怎么也迈不开步子。

三寸老太婆拿出一根小木棍，说：“柴火，来吧。”

那个小木棍顿时对着附近的树枝一顿乱劈，劈下来一堆乱糟糟的柴火。

三寸老太婆叹了口气，把柴火理整齐后，往火堆里添了一大把。

“该你了。”她对六寸老太婆说。

六寸老太婆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小木鱼，说：“鱼啊，来吧。”

木鱼僵硬地游动起来，游向旁边的湖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过，一群大大小小的鱼跟着木鱼落在了六寸老太婆的身旁。

六寸老太婆叹了一口气，把鱼收拾好洗干净了。

“该你了。”她对一尺老太婆说。

一尺老太婆从口袋里掏出一口小铁锅。那铁锅一沾火就变大了，大得正好煮上一锅鱼汤。

她舀了一锅水，把鱼放进去。

三寸老太婆又往火里添了一把柴。不一会儿，锅子里咕噜咕噜冒起了泡，水开了。

一股浓浓的腥味随着夜晚的风飘荡开来，也吹进了叔公的鼻子。

叔公不屑地哼了一声。

这鱼汤也煮得太粗糙了。

叔公爱捕鱼，也爱吃鱼。他煮的鱼汤，那味道，啧啧，真叫一个鲜啊。

三个老太婆似乎也嫌这鱼汤味道不好，嘀咕抱怨了一通，才慢慢喝完了鱼汤。

她们似乎觉得累了，往地上一躺，就睡着了。很快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就响起来了。

叔公放心了。他扭扭脖子，动动胳膊，全身轻快，那股拉着他的力量已经消失了。

他转身准备走。

就在这时，啪——那条木鱼从六寸老太婆的口袋里掉出来了。

叔公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

叔公偷偷拿到了那条木鱼。

带着这条木鱼，只要他撒开渔网，肯定就能捞到满网的鱼。把鱼从渔网里捉出来，那感觉好极了。

大家都羡慕他的好运气。

天气晴朗，风吹过来，温暖惬意。远处的湖面上，金黄的阳光轻轻跳跃。叔公看看装了满桶的鱼，一屁股坐在一棵树蔸上，打算休息一会儿。

可就在这时，他的口袋动了一下。那条木鱼居然从他的口袋里游出来了。

“回来！”叔公说。

可木鱼听也不听，自顾自往前面游开了。

叔公一手拿着渔网，赶紧伸出另一只手一抓。

他抓到了木鱼，可这下连他自己也停不下来了。

就这样，他一路跟着木鱼走到了一片从来没有来过的湖滩上。

越过一片齐腰深的茅草，木鱼把他带到了一片小树林。树林里，坐着三个老太婆，依然生了一堆火。

六寸老太婆冲他笑了一下，那个长长的六寸鼻子耸起来，样子别提多难看了。

她拍拍手，木鱼立马从叔公的手上游到了她的手上。

“煮锅鱼汤喝吧。”旁边的一尺老太婆说。

“好啊。”三寸老太婆说着，拿出了那根小木棍。“柴火，来吧！”

小木棍顿时对着附近的树枝一顿乱劈，劈下来不少细小的树枝。

“去，你去整理好。”三寸老太婆对叔公说。

叔公看了看那些细小的树枝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。这些树枝能算柴火吗？只有孩子才会捡这样的树枝回来，生火的时候用来引火。正经的柴火，那是要将枯死的老树或砍倒的小树晒干后，劈成一块一块的，烧出来的火苗才叫旺呢！

看到叔公没动，三寸老太婆生气了，她指着叔公对小木棍说：“打！”

小木棍顿时像劈树枝一样，对着叔公一顿乱抽。

这根小木棍并不粗，却像春天新发的细枝一样柔韧有力，打在人身上——啧啧，那叫一个疼。

叔公被抽打得哇哇大叫，连连求饶。

三寸老太婆满意地哼了一声，直到她觉得打够了，才让小木棍停下来。

“好了，你现在把柴火整理好，把火看好了。”三寸老太婆说。

叔公乖乖地把柴火整理好，把火看好了。

“该你了。”一尺老太婆对六寸老太婆说。

六寸老太婆拿出木鱼，说：“鱼啊，来吧。”

木鱼游动起来，过了一会儿带回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鱼。

“去，把鱼清理好。”六寸老太婆说。

叔公瞥了一眼三寸老太婆手里的小木棍，不情不愿地起身了。

叔公清理鱼是把好手，他拿着刀子一划拉，顺手一拨，一眨眼工夫，鱼就处理干净了。

一尺老太婆拿出小铁锅，小铁锅一沾火就变大了。

“去，装一锅水，把鱼煮了。”她说。

叔公没精打采地拿起锅子正准备去装水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——他在家里煮鱼，要准备生姜啊、盐啊什么的，并且，鱼得先煎一煎，煮起来才香啊。

“不要先煎一下吗？”他问一尺老太婆。

“煎？”一尺老太婆一愣，“我们不会啊。”

“我会。”叔公眼睛一亮，停下来，讲起了价钱。“你们打算留我几天？”

这是野外的规矩。妖怪啊、巫婆啊可以抓人，可抓了人使唤几天，得放回去。抓几天呢，这就可以商量了。

“十天。”一尺老太婆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哦。”叔公肩膀耷拉下来，准备去装水煮鱼。

“我们要把鱼先煎一煎。”一尺老太婆说。

“十天太长了，我没有力气煎鱼。”叔公说。

“六天。”六寸老太婆说。

叔公不回答，继续往湖边走去。

“唉——煎的鱼可香啦，可惜我没力气煎鱼。”他一边走，还一边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。

“三天！”三寸老太婆尖叫道。“必须每天都煎鱼！”

“好。”叔公笑了。

他煎了鱼，还随手扯了几粒野花椒放在鱼汤里一起煮。

一尺老太婆给了他几粒粗盐，也放进锅子里了。

鱼汤渐渐变白，香气出来了。